

西域文史論稿



● 柴劍虹著



西域 文史論稿

柴劍虹著



■國文天地叢書 史學類■

西域文史論稿

著 者：柴劍虹

發行人：林慶彰

總編輯：許鈺輝

責任編輯：李冀燕

發行所：國文天地雜誌社

台北市金山南路2段18號12樓之2

電話(02)3216565 (代表號)

劃撥帳號 0785178-1

總經銷：鴻泰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牯嶺街68號地下樓

訂書專線(02)3936905・3945633

FAX(02)3945497

定 價：360元正

出版日期：民國80年3月初版

(如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本社更換，謝謝)

◎本書由作者授權出版 翻印必究◎

ISBN 957-534-026-4



柴劍虹：浙江省杭州市人，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農曆端午）生。

一九六六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八年在新疆烏魯木齊市任中學語文、教師進修學院古代漢語教師。一九七八年十月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碩士班，專攻中國古代文學史，獲文學碩士學位。現任北京中華書局副編審、《文史知識》雜誌副主編、敦煌研究院兼職副研究員、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秘書長。著有《樂府詩名篇賞析》（與人合作）、《西域文史論稿》等書，參加編撰了《中國大百科全書·音樂舞蹈卷》、《敦煌文學》、《中國十狀元外傳》、《絕句一百首》（胡適選本）等書，發表過學術論文數十篇。

目 錄

引 言

「瀚海」辨（一九八〇）

「走馬川」考（一九八〇）

「胡蘆河」考（一九八〇）

岑參邊塞詩中的「陰山」辨（一九八一）

「桂林」、「武城」考（一九八一）

輪臺、鐵門關、疏勒辨（一九八一）

岑參邊塞詩繫年補訂（一九八一）

岑參邊塞詩和唐代的中西交往（一九八二）

岑參邊塞詩的藝術風格（一九八一）

岑參邊塞詩中的破播仙戰役（一九八二）

一 七 一
一 七 三
二 九
三 五
四 一
五 一
七 九
九 五
一 一

維族作家貫雲石和他的散曲（一九八二）

論《英雄阿爾卡勒克》的英雄形象（一九八三）

《元詩選》癸集西域作者考略（一九八五）

胡旋舞散論（一九八〇）

《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二五五五）》初探（一九八二）

研究唐代文學的珍貴資料

——敦煌P·二五五五號唐人寫卷分析（一九八三）

敦煌唐人詩文選集殘卷（伯二五五五）補錄（一九八三）

《秦婦吟》敦煌寫卷的新發現（一九八三）

敦煌伯二五五五卷「馬雲奇詩」辨（一九八三）

列寧格勒藏敦煌《長安詞》寫卷分析（一九八三）

敦煌寫卷中的《曲子還京洛》及其句式（一九八四）

列寧格勒藏《文酒清話》殘本考索（一九八五）

敦煌題畫詩漫語（一九八六）

讀敦煌寫卷《黃仕強傳》札記（一九八六）

敦煌舞譜的整理與分析（一九八七——一九八八）

一二三

一四九

一六一

二〇七

二二一

二四一

二六九

三〇七

三一—

三一九

三二七

三三五

三六一

三六七

三九三

敦煌舞譜的再探索（與王克芬合寫）（一九八八）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重印記（一九八七）

敦煌詞輯校四談（與徐俊合寫）（一九八七）

敦煌文學中的「因緣」與「詩話」（一九八八）

通達真哲人

——記啓功先生指導我治學（一九九〇）

跋

四六三

四八七

四九五

五二三

五三三

五四五

引 言

柴劍虹先生結集從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九年十年中著作的論文三十篇作一小結，編成《西域文史論稿》。我先睹為快，匆匆地披讀一過，柴先生要我談一點讀後的印象。柴先生對敦煌學的研究，已有十年的功力，我對敦煌學沒有研究，只能向柴先生學習，因此只能談一點粗淺的印象。

1

我覺得柴先生對敦煌學的研究方面廣而深入，還作出了開創的探索。所謂方面廣，即不僅研究了敦煌寫卷中的詩詞，如《敦煌唐人詩集殘卷（伯二五五五）初探》，又作了《分析》，再作了《補錄》；又如《敦煌寫卷「馬雲奇詩」辨》，《列寧格勒藏敦煌〈長安詞〉寫卷分析》等。柴先生對於敦煌寫卷詩詞的研究，如對「馬雲奇詩」，從微縮膠卷中，研究抄寫的筆跡和格式，詩

下的署名和不署名，詩的用大字抄或小字抄，詩的自序和風格等，推斷馬雲奇不是陷蕃詩集的作者。這個推斷得到臺灣著名敦煌學學者潘重規先生的贊同。潘先生稱：「柴君認定馬雲奇不是陷蕃詩集的作者，和我的看法一致。同時也指出陷蕃人毛押牙續作《胡笳十九拍》，也和我的論文暗合。王重民、舒學判斷的錯誤，似可得到再一次的澄清。」（潘重規《續論敦煌唐人陷蕃詩集殘卷作者的新探測》）對敦煌伯二五五號唐人寫卷，柴先生進行了反覆研究，說明它的重要性。柴先生在《初探》裡研究殘卷的寫作背景和它所反映的時代特色，殘卷與唐代內地文人詩作的一些關係。柴先生在《分析》裡，又作了殘卷的內容概述、部份詩作的年代考訂與分析。對這一個極重要的唐代詩文殘卷的探索研究，柴先生花費了很多精力，作出了新的探索。

柴先生對敦煌學的研究不限於詩詞，他還研究敦煌寫卷《黃仕強傳》、寫卷中的各種「因緣」、「詩話」、黑城出土的《文酒清話》等。《文酒清話》是屬於詩話之類的著作，「詩話」是屬於《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之類的小說，柴先生都作了深入研究。像蘇聯孟西科夫介紹了黑城出土的《新雕文酒清話》，認為此書似從未被記載過。柴先生考出若干文獻記載，有宋代王灼《碧雞漫志》卷五「麥秀兩歧」條裡引了《文酒清話》，這事又見於《太平廣記》卷二五七引《王氏見聞》，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十九記封舜卿事：宋蔡正孫《詩林廣記》後集卷七范仲淹《贈釣者》詩後也引了《文酒清話》，南宋曾慥《類說》卷五五收《大（文）酒清記》二十二則。這裡顯出

了柴先生考證的功力。

柴先生還對敦煌學作了創新的探索，即《敦煌舞譜的整理與分析》、《敦煌舞譜的再探索》。柴先生指出中外學者對舞譜的研究，「忽略了對舞譜殘卷本身的科學整理，使一些大膽假設與推測，失之於牽強附會。」「必須進一步喚起學術界對舞譜殘卷整理工作的重視。」柴先生起來開拓這一艱鉅的創新工作，寫出了「整理舞譜殘卷的依據與原則」。柴先生主要依據張炎《詞源》「拍眼」節的話，確定舞譜的特定結構，即：開頭標明曲調名，再說明該譜的節奏，柴先生稱它為「序詞」；再由「令」「舞」「按」「据」等譜字按一定的節奏要求排列組成字譜，柴先生稱它為「字組」。這樣來整理舞譜，寫成了二十四譜的整理與初步的分析。接著，柴先生又與舞蹈史專家王克芬研究員合作，寫了《敦煌舞譜的再探索》，又就新發現的四種舞譜、曲譜殘卷作了整理與分析，再加上早先發表的《胡旋舞散論》，柴先生對敦煌學舞譜和舞蹈的研究，作出了成績。總結柴先生對敦煌學研究的成就，實至名歸，他被推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常務理事兼副秘書長。

2

結合敦煌學的研究，作為研究敦煌學的輻射，柴先生在攻讀碩士學位時即進行了對岑參

邊塞詩的研究，對維族作家賈雲石的研究，後來又對《元詩選》癸集的部份西域作者作了考訂。尤其是對岑參邊塞詩的研究，他提出創新的見解。柴先生指出：「從翁方綱過份強調岑參邊塞詩的『奇』，劉熙載比較岑參、高適邊塞詩作時斷言『岑超高實』，直到近人將岑參的邊塞詩籠統地稱為浪漫主義的詩篇」，這是由於「論者缺乏西北邊塞生活的體驗，沒有見過岑參所描繪的西北邊疆的奇麗景象，對岑詩中涉及的邊疆地理、地名、歷史事件又有所誤解，因而將一些現實主義的寫實也說成是浪漫主義的『造奇』，不適當地誇大岑詩中的『奇』『逸』成份，忽視了這些詩歌的現實主義內容。」柴先生從一九六八年六月至一九七八年十月在烏魯木齊市工作，一九七九年八月、一九八〇年八月，又兩次到天山南北庫爾勒、庫車、烏魯木齊、吉木薩一帶考察，熟悉岑參所描繪的西北邊疆的奇麗景象，又對岑參詩中涉及的邊疆地理、地名、歷史事件作了深入探索，寫出了《岑參邊塞詩的藝術風格》，指出《走馬川行》的「二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是準噶爾盆地南緣天山北麓風口的尋常景象。」柴先生用親身經歷來論述岑參的現實主義風格，論述得極為確切。柴先生又指出岑參在《胡笳歌》與《熱海行》裡，「適當的根據假想的邏輯，運用誇張、想像的手法來虛構和補充形象，從而使自己的思路更加開闊，詩歌的意境更加遼遠、奇妙。岑詩中的這些寫法確實是包含了浪漫主義因素的。」對岑詩的風格作了全面的論述。不僅這樣，柴先生通過多方面的考證，對李嘉言先生的《岑參繫年》作了補訂，寫成了《岑參邊塞詩繫年補訂》。

柴先生對岑詩中涉及的邊疆地理、地名，又作了專門考索，作出了不少成就，這就是《「瀚海」辨》、《「走馬川」考》等六篇文章。就《「瀚海」辨》看，柴先生先考出「瀚海」名稱的來歷，再考對「瀚海」的各種不同的解釋，再結合岑參詩指出這些不同解釋的不切實際。然後從維吾爾語、古突厥語再結合古史上的記載，聯繫岑參詩來考究，得出「西北邊疆的維族人仍然將一些險峻的山隘叫做『瀚海』」。『「瀚海」闡于百丈冰』，正是寫的峽谷背陰的百丈山崖上冰雪交錯覆蓋的壯麗景色。」該文發表後，柴先生徵求譚其驤教授對這篇考辨的意見，譚先生認為結合少數民族語言來考辨邊疆地名的方向是對頭的。又《「走馬川」考》，柴先生也是結合少數民族語言來考出走馬川的地址的。

以上只是就我讀後的印象作點粗略的介紹，所以只能稱為「引言」，替讀者作點粗略的導引罷了。

周振甫 一九九〇年三月

「瀚海」辨

1

「瀚海」（一名「翰海」）這個地名，首先見於司馬遷的《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賈，絕大幕（漠），……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翰海。」自後，儘管人們還沒有弄清「瀚海」的本來意義，而「瀚海」這個名詞，兩千多年來卻以各種不同的含義大量出現在史籍和文學作品中了。同時，關於「瀚海」的解釋也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說：「瀚海，北海名也。」（裴駰引如淳注），因「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司馬貞引崔浩注）可是，實際上霍去病所到之處，離北海（貝加爾湖）尚遠；而且，既是湖泊，「登臨」二字就很費解。有的認為，瀚海即戈壁、沙漠。然而，「按班史前云絕大幕，後云臨瀚海，則瀚海非今之戈壁矣。」（范壽金《西遊錄略注補》）這個反駁當然是十分有

力的。到了元代，又有人根據在西北邊疆的親身見聞，斷言：「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劉郁《西使記》）但他們對「瀚海」的得名由來及其地理方位仍說不清楚，很難確解。

已故岑仲勉先生在一九五八年改定《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一文，對於「瀚海」的地理和意義，曾經旁徵博引、精細考辨，努力撥除望文生義的迷霧，確定元人劉郁的解釋符合實際，並以爲「瀚海」是譯音，即「杭海」、「杭愛」，是阿爾泰山的支脈。他根據突厥語的「日」(kün)、「月」(ai)，推測「瀚海」的發音(khangai)可能由「日月」的併讀(kün-ai)變化而成(kün-ai→khän-ai→khan-gai)，所以「瀚海」可能即是「日月山」。他在文章最後下了結論：

抑翰海之稱，傳於漢世，其後竟寂寂無聞，逾千百年，迄元乃復傳於我國，論者或以爲怪。殊不知匈奴時以全山著，故曰翰海，突厥時以高峯著，故曰「千都斤」，元世南北大通，由是兩名皆並聞於我國，觀夫唐代不聞有同樣譯音之地，元乃有之，益足徵翰海之爲山而非海矣。

到此，問題並沒有最後解決。新出版的《辭海》在採納岑先生考證的同時，根據各時代著作中「瀚海」這個名詞的不同含義，認爲它的「含義隨時代而變」：兩漢六朝時是北方的海名；唐代時是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及其迤西今準噶爾盆地一帶廣大地區的泛稱；元朝時是阿爾泰

山；明以來用以指戈壁沙漠。實際上，由於對「瀚海」的本來意義並沒有真正搞清，這個結論仍然是不科學的、有漏洞的。例如，《史記》中的「翰海」作北方海名解就講不通，一些元人著作中提到的幾處「瀚海」的地理方位也相差很遠，仍然使人感到困惑。

2

至於講到唐代，長期以來，大家認為唐代文學作品中的「瀚海」即指戈壁灘或沙漠地區。似乎文學家們都這麼寫，這麼用，大家也就這樣看，這樣理解，從來沒有人懷疑過。誠然，唐人許多作品中「瀚海」確實是指戈壁沙漠，如高適的《燕歌行》：「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皇甫冉的《送客》：「城下春山路，營中瀚海沙。」劉方平的《寄嚴八判官》：「洛陽新月動秋砧，瀚海沙場天半陰。」等等。但是，難道就沒有別的含義的用法嗎？放過疑點並不等於沒有疑點。請看，唐代著名的邊塞詩人岑參的代表作《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有這樣兩句：「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各種選本的注釋無一例外地寫著：瀚海，指沙漠。百丈冰，說明冰雪之厚。

仔細一想，「沙漠裡橫七豎八的覆蓋著百丈堅冰。」，這是一種什麼景象呢？實在難以想像，難以講通。

在岑參七十餘首邊塞詩中，還有一首題爲《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納涼》的詩。詩中寫道：

軍中乘興出，海上納涼時；日沒鳥飛急，山高雲過時。

這是詩人在北庭治所（今吉木薩縣）寫的。北庭南面橫亘天山，北爲曠野，「瀚海亭」不在水上，可以斷定。若是講在戈壁沙漠中有一座亭子，在炎熱季節到那裡去擺宴席、乘風涼，也是不可理解；何況「山高雲過時」明明寫的是高山景象。

問題這樣明白地擺在我們面前，僅僅用「岑參好奇」、「想像奇特」來解釋，顯然是說服不了人的。

詩人用他自己的詩爲我們提供了解開疑團的線索。《白雪歌》最後四句：

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分明寫的是在巍巍天山下送友東歸的情景。庭州輪臺在今吉木薩縣以西三百餘里處，靠近天山北麓。這就說明了詩中的「瀚海」與山有著緊密的關係。

詩人還有一首《天山雪歌送蕭治歸京》，可以說是《白雪歌》的姊妹篇。詩中詳盡地描述了